

中国安那其主义的历史，就长度而言，比马克思主义早上十多年。为了方便研究，在此划分为九个阶段，分别是：黎明时代、启蒙时代、师复时代、联布时代、争执时代、沉寂时代、冰冻时代、解冻时代、萌动时代。

黎明时代（1902～1906），自马君武发表《俄罗斯大风潮》，安那其主义为中国人所知为始，《天义报》创刊为止。尽管没有什么确证，但中国在这时很显然已经产生了安那其主义者。

启蒙时代（1906～1912），以《天义报》创刊为始，师复创立心社为止。受日本、法国的安那其主义思潮影响，安那其主义在海外留学生中传播。这时，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中已经出现了两个派系，即，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二者皆得名于其机关报，也就是《天义报》和《新世纪》。天义派尝试将中哲和安那其主义合流，但是，新世纪派的影响却大于天义派的。因为此二者存在，安那其主义在海外留学生里得到了相对广泛的传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然而，这两群人却并没有将安那其主义发展为社会运动，他们还停留在耍弄笔杆子的地步。

师复时代（1912～1918），以师复创立心社为始，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为止。这一时期，安那其主义不再是留学生的清谈，发展成了在工人和军人当中也颇具影响的社会运动。

在师复的努力下，安那其主义一改《新世纪》废刊后的沉寂。这一时期，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工会，所在地广州更是成了中国现代工团运动的起源。师复是这一切的主要功臣。

师复还致力于思想传播，“开山伏虎”，驳斥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揭露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安那其主义在国内传播创造了良好局面。中国社会党分裂后，大量党员在师复的影响下，转变为了安那其主义者。但是，师复最大的遗产却是受他言传身教的一群青年安那其主义者，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主力军。

自 1915 年师复去世以后的后师复时代，安那其主义运动再次陷入低谷。尽管各地的师复门徒还在零敲碎打，却不再往日辉煌。更是有很多人放弃了刚信仰不久

的主义，去做议员，去做生意。在新文化运动后，在同样抱有安那其主义影响的蔡元培接纳下，安那其主义在北大的学生中再次焕发了生机。

联布时代（1918～1923），以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为始，以安布论战结束为止。安那其主义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极大发展，之前活动区域局限于沿海地区的情况得到了改观，成功渗透到了内陆地区。师复的门徒们在各地组织社团，发行报刊，组织工会。广州的机器工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是中国最初一批产业工人的工会。安那其主义运动在此时到达了巅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安那其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在第三国际的牵线下，中国的安布合作得以产生，也是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布尔什维克们对安那其主义者发起了论战。

事实上，很多人以为安布论战是安那其主义者因不满创立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主动挑起的。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安那其主义者对创立共产党多有不满，然而，却没有达到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地步。大部分安那其主义者，打心眼儿里认为应该和布尔什维克继续合作。而且，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言论早在苏俄镇压马赫诺黑军以后就有了，岂是这时候突然冒出来的？

论战的导火索是陈独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陈独秀一开始就仇视安那其主义，他便批评安那其主义者反政治的主张。这引起了一部分安那其主义者的不满，不过，却没有掀起轩然大波。后来，陈独秀却在安那其主义者的大本营——广州——公然批评安那其主义。矛盾彻底爆发，一开始论战在和谐的氛围展开，在中共二大以后，二者的言辞变得十分辛辣。究其原因，是二大以后中共的纲领触碰到了安那其主义者的底线。

1923年，安那其主义者在论战中落败，大量安那其主义者失去信仰，布尔什维克也加快了夺取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进程。安那其主义者感到非常悲伤，他们再次重修了师复墓，以慰藉心灵。毫无疑问的是，联布时代，算是落幕了！

争执时代（1924～1931），以安国合作提出为始，以泉州的工团运动失败为止。原新世纪派代表人物吴稚晖，受国共合作启发，提出了安国合作的主张。这种荒唐的主张一开始没几个人赞同，但是，四·一二政变后却出现了改观。

对于四·一二政变，安那其主义者们的态度先是一惊，再是一喜，最后一惧。惊的是，蒋介石居然和中共翻脸了；喜的是，这样一来，安那其主义者有机会再次掌握群众运动领导权了；惧的是，安那其主义者怕下一个就是自己被开刀了。

这时，吴稚晖开始大张旗鼓地为他的安国合作张目，鼓励安那其主义者加入国民党。这种主张，导致了安那其主义的内部分裂成了安国合作派和安国两立派后者主要以四川人、湖南人、福建人为主。紧接着，吴稚晖就想办法，将安国两立派赶出了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两大中心，即，广州和上海。安国两立派的安那其主义者撤回到了四川、福建等地，同时发行刊物，准备从长计议。这时，以卢剑波为首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出现了马克思化的倾向。

安国两立派被驱逐出运动中心，导致了新的运动中心出现，这就是泉州。泉州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工业、农业、商业却都是有的。这时，泉州的工团运动、民团运动与上海的江湾劳动大学形成了对峙之势。这实质上，是安国合作派和安国两立派的争执，二者将证明谁才是正确的。

最后的结果却是，二者都没成功。反倒是因为争执，导致了安国合作派的安那其主义者被国民党同化。最后，争执以溶安于国为结局收场，泉州的安那其主义运动也因为吴克刚等人的介入，乌烟瘴气，迅速萎缩。

沉寂时代（1931～1949），安那其妈妈在中国已经奄奄一息，就等着国民党当局最后一击。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情绪被点燃，反对民族主义的安那其主义更失去了吸引力。此情此景下，很多安那其主义者都投入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广州、上海、泉州的安那其主义运动都衰落了。最后，只剩下泉州还有些安那其主义的影子。

不过，西班牙内战却在期间重新点燃了一把火，可是，很快又随着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获胜告终而熄灭了。安那其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好似消失了一样。

冰冻时代（1949～1978），以建国为始，以改开为止。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建国后毫无疑问地消失了。尽管泉州的安那其主义者试过抵抗，然而却没起什么大用。

在反右运动、文革等肃反运动中，安那其主义者被劳改、批斗、抄家、判处有期徒刑。精神和生理上，承受了双重压力。很多人的想法都是“死了，就算了！”

然而，在文革混乱的浪潮中，也出现了省无联一般的带有安那其主义色彩的组织，不过却大都很短命。

解冻时代（1978～2019），以改开为始，以新冠疫情爆发为止。改革的春风不仅吹给了市场经济，还吹给了尘封已久的文化。自由主义重新传播的同时，在已有的安那其主义思潮影响下，安那其主义重新复活。赵京、嚎叫俱乐部、《黑礁》、家园计划都是这时的产物。持续近三十年的黑暗，被驱散了！

萌动时代（2019～至今），以新冠疫情爆发为始。这一时期，很多人被大环境所激进化了，现在可以看到的很多某主义者，其实都是这时产生的。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安那其主义者却连都数量不可准确推测，有人说应该有三千人，算上港澳台会更多。然而，无论多少，安那其主义都还处于清谈状态，甚至连清谈都落后于大环境。很多人还颇为古典，并不是说，古典就一定不好，然而，能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却必须要打个问号。

换言之，安那其主义没有完全复苏，情况也不允许完全复苏。办不办？啥时办？怎么办？如今成了大家心里的疑问。总的来说，一切都不很明朗。社会总有那么多不公，对此安那其主义者们显得又很渺小。一切的答案都是未知的。虚妄的理想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遥远的大的也不是提提就能早早到来的。然而，大洪水不可能永远明年来，可是，诺亚方舟有没有准备好？却也难以回答，在此我们也只能回答：

“我草！这我还真不好说。”